

葛蘭西與列寧主義

熊自健

一、前言

自從意大利共產黨在一九四七年逐步發行葛蘭西 (A. Gramsci) 的獄中著作以來^①，「葛蘭西與列寧主義」便成了國際共黨爭論的課題。近十年來不僅意共本身對此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在新左派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陣營中也進行熱烈的辯論。至今關於此一問題的爭辯尚未獲得一致的見解，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問題之所以引起如此熱烈的討論，其原因有三：(1)是意共策略的運用。前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 (P. Togliatti) 在一九五七年召開意共「紀念葛蘭西逝世廿週年」大會上，發表以「葛蘭西的理論與實踐在今天的適切性」為題的演講，正式為葛蘭西的貢獻提出評價，並且主張意共日後依據葛蘭西的傳統來發展獨立自主的新路線^②。此後「葛蘭西與列寧主義」成為意共與蘇聯關係的晴雨表，從意共本身對「葛蘭西與列

註① 葛蘭西的獄中著作包括書信及三千頁的筆記。一九四七年首先發行他的書信，然後從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分六卷出版他的筆記。翻譯成英文的有：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Letters from Pri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3). 此外葛蘭西的其他著作亦大都翻譯成英文。貝林格在一九八〇年訪問中共時贈送一套葛蘭西全集給中共。

註② P. Togliatti, "The Present Relevance of Gramsci's Theory and Practice" ed. by. D. Sassoon, *Togliatti On Gramsci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9). pp. 161-182.

寧主義」的討論，可以得知意共走出蘇聯所到達的程度及其境界。(2)是「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的興起。歐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深受葛蘭西的影響，如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里略(S. Carrillo)在「歐共主義與國家」一書中，大量引述葛蘭西的觀點，發展出歐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對於歐共主義有興趣的人士，必須溯源於葛蘭西，才能更徹底的瞭解歐共主義的歷史根源以及歐共主義與蘇聯意識形態的異同。(3)是保衛與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雙方理論的要求。馬克思主義運動不僅是國際性的政治運動，而且是思想運動。因此當葛蘭西的著作發行之後，擁護與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雙方都對葛蘭西的論點提出解釋與批判。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葛蘭西與列寧主義」。擁護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解釋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一方面安排葛蘭西在馬克思主義中的位置，特別是他與列寧主義的關係。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則指出葛蘭西與列寧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列寧或葛蘭西都不能為僵死的馬克思主義打開出路。本文的主旨在評介三位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論點，並且提出筆者的意見。

二、陶里亞蒂論「葛蘭西與列寧主義」

陶里亞蒂與葛蘭西有深厚的關係。他們會共同在意大利杜林大學求學，並且加入意大利社會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陶里亞蒂與葛蘭西分道而行。葛蘭西主張意大利中立，並且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陶里亞蒂則熱情的參戰，並且期望於戰後威爾遜的國際聯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人又共同利用意大利戰後有利的時機推動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掀起了杜林「工廠會議運動」，發刊「新秩序」(Ordine Nuovo)週刊雜誌。一九二一年意大利社會黨分裂，葛蘭西與陶里亞蒂都加入從社會黨分裂出來的共產黨，共同為意共的理論與宣傳而奮鬥，葛蘭西並當選為意共中央執行委員。一九二三年意大利法西斯在獲取政權之後鎮壓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意共領導人物被捕，葛蘭西以意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得免於難。他在莫斯科建議第三國際任用陶里亞蒂為意共書記，支撐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一九二四年葛蘭西回國，第三國際希望葛蘭西與陶里亞蒂共掌意共，實行布爾什維克化與統一戰線。同年葛蘭西當選為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為意共駐第三國際代表。一九二六年，葛蘭西與陶里亞蒂完成意大利共產黨改組工作——「里昂提綱」(Lyon's Theses)。同年十一月，意大利法西斯全面施行一黨專政，意共領袖全遭逮捕。各種刊物亦遭封閉，意大利各黨派被迫轉入地下。陶里亞蒂因在莫斯科開會，成為意共唯一漏網的領袖。葛蘭西在法西斯獄中渡過二十年，病死於一九三七年^⑤。陶里亞蒂則從一九二七年起坐上總書記的位置，一直到一九六四年病逝。葛蘭西曾寫信給第三國際，反對蘇共黨爭，認為有害於國際共運與列寧主義。陶里亞蒂不但未把此信交給蘇共，且進而站在史達林這

註^⑤ 葛蘭西的逝世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為病死獄中，另一種說法為釋放後即病死。關於葛蘭西一生的活動請參閱·J. M. Cammett, *Antonio Gramsci and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 (Stanford, 1969).

一邊，成爲第三國際的紅人，並於一九二九年在意大利共產黨進行清黨。西班牙內戰時期，陶里亞蒂爲第三國際在西班牙的代表，並且提出「人民戰線」口號。一九四四年陶里亞蒂返國，執行新的戰略：一方面加入聯合政府與意大利各黨派共同反對法西斯的復活，另一方面支持新憲法，期以民主的道路來獲取權力。一九四九年狄托路線在南斯拉夫被迫邁出，陶里亞蒂曾予批評。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演說清算史達林罪行，陶里亞蒂則發表批評史達林的言論，認爲史達林的罪行並不是作風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④。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意共舉行八大，建立新路線，強調獨立自主，並且恢復葛蘭西的真貌。一九五七年陶里亞蒂召開意共「紀念葛蘭西逝世二十週年」大會。一九五八年他又召開「葛蘭西研究大會」，並在會上提出論文「葛蘭西與列寧主義」。誠如盧卡奇(G. Lukács)的論斷：陶里亞蒂爲一策略家。他在葛蘭西研究大會上的表現，吾人亦可視爲一種策略的運用。他一方面掛著葛蘭西的招牌實行新的路線，另一方面又不傷害他與蘇聯的關係。總結他對「葛蘭西與列寧主義」問題的基本觀點如下：

1. 方法論的問題。陶里亞蒂認爲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關係不僅要從理論上去檢證，更重要的必須從實際的政治鬭爭上去檢證。做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要改變世界。因此，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參與政治包含了一個人的人生哲學、歷史實體與道德價值。馬克思主義者參與政治鬭爭，是基於具體的分析變動的社會中的主客觀條件以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與基礎的關係及其相互的作用；整體的提出科學的論證。然後再通過行動、階級鬭爭、奪取統治權(hegemony)、實行專政，進入社會主義，達成改變世界。於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政治思想與行動的價值，並不因爲它的實用性與暫時性而降低。相反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時，是爲進一步的行動而做準備。陶里亞蒂認爲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上，葛蘭西聯接上了列寧主義，葛蘭西繼承了列寧革命的精神與方法，在意大利開創出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⑤。

2. 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歷史關係。陶里亞蒂分爲四個階段來說明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歷史關係：(1)十月革命以前。意大利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列寧對於第二國際的批評，引起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視，才開始得知列寧的大名。但列寧著作並未翻譯爲意大利文。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列寧的大名才廣爲人知。葛蘭西在新聞與西方的刊物上努力尋找有關列寧的論著，但他所重視的集中在蘇維埃制度，而忽視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2)一九一八年起，列寧的著作翻譯爲意大利文，並且廣泛的流傳開來。第三國際成立後，有系統的推出列寧主義著作與第三國際的革命輸出。到葛蘭西於一九二二年赴莫斯科爲止，列寧的主要著作爲意大利人所知的有：「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以及第三國際一大、二大的論文與決議。但是列寧的「怎麼辦」、「兩個策略」、「進一步退兩步」、「沙俄資本主義的發展」、「唯物論與

註④ P. Togliatti "Interview with Nuovi argomenti", ed. by D. Sassoon, *op. cit.*, pp. 115-142.

註⑤ P. Togliatti "Leninism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amsci", ed. by D. Sassoon, *op. cit.*, pp. 161-164.

經驗批判論」等著作，少爲人知。可見當時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是列寧具有國際意義的著作，而非其有關哲學與組織方面的著作。(3)從葛蘭西赴莫斯科至關入獄中爲第三階段。陶里亞蒂認爲葛蘭西在莫斯科時期，不但通曉列寧著作，並且目睹蘇聯新經濟政策的執行，列寧對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批評，以及蘇共的內鬪。這些經驗留給葛蘭西深刻的印象。葛蘭西得知無產階級無力掌握政權，要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要有黨的領導。同時葛蘭西繼承了列寧主義，對托洛茨基與布哈林提出批評；而且堅決反對蘇共黨爭，認爲有害國際共運與列寧主義。因此，葛蘭西回國以後，致力於第三國際的指示，實行統一戰線與布爾什維克化。(4)葛蘭西在繫獄的漫長歲月中，不能閱讀列寧的著作，只能在記憶中引述列寧的論點^⑥。陶里亞蒂經過這一番歷史的考證，認爲在葛蘭西的觀念與實踐中，列寧主義居於決定性的因素。葛蘭西早期的思想，深受觀念論的影響，還不能把「實在」(reality)與「實踐」連接起來成爲一體。直到革命的歷史經驗以及列寧思想與行動的啓發，才把觀念與社會經濟的關係融合起來，成爲葛蘭西後期思想與實踐的基礎^⑦。

3. 葛蘭西革命理論與列寧主義。陶里亞蒂指出在葛蘭西之前，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缺乏一個概念：革命的概念。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只在爭辯一個大罷工能否導致革命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陷入危機，改革派理論家萊布里拉(A. Labriola)從來不瞭解帝國主義，也不知歷史將由此轉入社會主義。這些都是由於以機械論式與學院式去理解馬克思主義所產生的後果。葛蘭西却因俄國革命而解放出來。他在「俄國十月革命背叛『資本論』」一文中，首先表達出這種從機械論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獲得解放。葛蘭西重視歷史的主體在於「人」，他認爲人的意志與歷史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無產階級的主體性、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內與國際的關聯……，是革命運動的重心。從一九一九年「新秩序」雜誌發刊起，葛蘭西爲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提出一套革命的理论。這套革命理論與列寧主義的關係在於：葛蘭西以歷史唯物論分析意大利的歷史，特別是 Risorgimento 統治時期的歷史，因而得出「歷史性集團」(historic bloc)的概念。正如列寧分析沙俄資本主義的發展得出俄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概念，並主張以職業革命家黨領導工農聯盟推翻貴族與資本家的統治一樣^⑧，葛蘭西則從列寧主義確認工農聯盟不是一種政治工具，而是一種歷史上必然的階級聯盟，並且形成「歷史性集團」，以完成歷史條件下的時代使命。因此葛蘭西認爲意大利有實行工農聯盟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立即展開革命行動。因爲在 Risorgimento 統治時期的意大利，已呈現出各種危機：從資本主義走入帝國主義所帶來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羣衆自發性運動所孕育的危機；科學實證主義所導致的文化危機；名爲自由政體實爲保守與反動的名實不符的危機……。陶里亞蒂指出經過歷史唯物論的具體分析以及列寧的示範作

註⑥ *Ibid.*, pp. 164-168.

註⑦ P. Togliatti "Gramsci and Leninism" ed. by D. Sassoon, *op. cit.*, pp. 186-188.

註⑧ *Ibid.*, pp. 193-195.

用，吾人才能夠瞭解葛蘭西一九一九——一九二〇的革命活動以及日後的建黨。

4. 葛蘭西建黨理論與實踐中的列寧主義。陶里亞蒂一再強調葛蘭西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了黨的理論與實踐。葛蘭西認為黨是「集體的知識份子」，它具有下述兩大作用：(1)是建立無產階級組織。陶里亞蒂指出一九一九——二〇年葛蘭西從事工廠會議運動失敗到一九二一年建立意大利共產黨是歷史的必然。葛蘭西並不是如許多論者所認為的只重視無產階級自發性的活動而忽略了黨的領導。黨的主要作用在於統一無產階級活動中的自發精神與紀律性團隊精神。(2)是奪取統治權。葛蘭西認為西方社會不同於俄國社會的是，西方統治階級除了運用武力控制政治、經濟與文化之外，還使用更多以「同意」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力量來進行統治。因此在西方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題在於打垮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才能順利的進行專政。而專政不僅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專政，並且可以是一「歷史性集團」對另一階級專政。這個組織階級同盟與爭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可稱之為統治權。葛蘭西認為每個無產階級份子都是知識份子，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是「集體知識份子」。它的任務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組成「歷史性集團」取得統治權^⑨。

陶里亞蒂論「葛蘭西與列寧主義」其主要的觀點在強調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一致性以及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獨特性。陶里亞蒂明白的指出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中起死回生的作用。他說葛蘭西把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帶上了革命的道路，發展了馬克思哲學中實踐的力量，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並且指明了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獨立自主的道路。當然在陶里亞蒂看來，這些成就就是在列寧主義的影響下才發展出來的。陶里亞蒂如此的強調葛蘭西是站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其用心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陶里亞蒂不願與蘇聯決裂。其實，陶里亞蒂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能充分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他又深知他的權力與聲望來自蘇聯，來自他與列寧、史達林相處所沾染上的一種能使羣眾傾心的領袖特質（charisma）。當史達林的神話在一九五六年之後逐漸消失時，陶里亞蒂聰明的、果斷的舉辦「葛蘭西研究大會」，拋出「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論文。他一方面掛著葛蘭西的招牌強調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獨立自主的道路，另一方面維持了列寧的神話，維持了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也維持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與聲望。陶里亞蒂一生的活動與路線的抉擇，充分證明他是第三國際出色的策略家。葛蘭西在黃泉路上，想必是非常感激他的老友選擇了最適當的時機，用最適當的話，復活了他的面貌，使他不致於長眠地下而沒沒無聞。

三、科拉克夫斯基論「葛蘭西與列寧主義」

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科拉克夫斯基（L. Kolakowski），在他的大作「馬克思主義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一書中，曾論及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關係。註⑩ P. Togliatti "Leninism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amsci" ed. by D. Sassoon *op. cit.*, pp. 168-179.

Marxism) 第三卷第六章中論及葛蘭西，他開頭就指出葛蘭西是列寧死後最具有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他批評陶里亞蒂強調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一致性，認為那是陶里亞蒂的策略^②。他並且提出自己的論點，從四個方面來總結「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問題。科拉克夫斯基指出：

1. 葛蘭西與列寧以及第二國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是，葛蘭西拒絕了恩格斯的唯物論。葛蘭西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直觀(intuition)精神被恩格斯與列寧所矇蔽。恩格斯的唯物論解釋人類的歷史僅僅是一種自然史的修正；他的認識論只不過是獨立於人之外的一些事實在人類腦中的反映，同時他也僅把實踐作為試驗假設是否為真的方法。恩格斯的這些唯物論觀點，都被葛蘭西拒絕接受，並認為那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對葛蘭西而言，所有的實在(reality)只能在整個歷史的過程與關係的脈絡中才能被瞭解。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人類的知識，並沒有普遍的自然法則。自然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份，人類的實踐決定了全部知識的意義。簡而言之，葛蘭西深受德國觀念論的影響，特別是康德(I. Kant)的影響。他重新整合了馬克思哲學與德國觀念論，發展出絕對的「歷史主義」(absolute historicism)^③。

2. 葛蘭西不同於考茨基與列寧，他拒絕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此一概念。科學的社會主義必須由知識份子發展成一套理論，然後再從外面灌入無產階級，形成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沒有知識份子的幫助無產階級則無法實踐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及形成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葛蘭西認為這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失去了無產階級的「主體性」。葛蘭西強調每一個人都是哲學家，都是知識份子，在人的主體性上產生階級意識的自覺，參與階級鬥爭^④。

3. 葛蘭西對黨的概念與列寧不同。葛蘭西確切掌握無產階級的主體性，因此他不認為羣衆需要一個黨來領導，來指導革命與建設的過程。葛蘭西認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工具。黨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完成解放的工作與形式。黨使無產階級由執行者成為參與決策者，由手臂的功能成為腦與意志的功能。葛蘭西一再強調黨必須從屬於無產階級真正的靈感，並且經常提到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動與有組織的活動此二者之間辯證的統一。葛蘭西嚴厲的批評列寧主義的黨，變成了官僚集中主義，黨與無產階級脫離，保衛黨官僚的既得利益。其病因在於黨缺乏創造力與責任感，為了自身的特權而對羣衆運動與羣衆的創造力感到恐懼^⑤。

註②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Chapter VI (Oxford University, 1978). p. 220.

註③ *Ibid.*, pp. 237-249.

註④ *Ibid.*, p. 250.

註⑤ *Ibid.*, p. 248.

4. 葛蘭西對於革命的概念，與列寧不同。葛蘭西強調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爭取統治權之後，才能成功。葛蘭西對無產階級新文化的概念，也不同於列寧。列寧謂無產階級文化只是政治目的的補助品；葛蘭西則認為取得文化上的獨占權是革命的先決條件。對列寧而言，奪取政權純是一種技術上的問題。由於葛蘭西以無產階級的主體性出發，因此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也與列寧不同。葛蘭西認為「工廠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工廠會議必須是無產階級的生產單位、政治組織與文化教育的機關。他主張通過工廠會議實行對資產階級專政、提高技術與文化水平、管理經濟活動、參與政治決策、形成工人國家，逐漸走向無產階級的社會與國家的消亡^⑳。

經過這一番哲學性的剖析，科拉克夫斯基認為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相衝突。但是這個衝突對葛蘭西本人而言，是不自覺的^㉑。科拉克夫斯基安排葛蘭西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類似盧森堡 (R. Luxemburg)，並且給葛蘭西戴上「修正主義」(revisionism) 的帽子^㉒。科拉克夫斯基非常得意的解釋為什麼現代「人文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傾向「民主趨勢」的共產主義者能够在葛蘭西的著作中獲得鼓舞。因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黨官僚控制一切活動的理論基礎在於他們掌握了無誤的科學理論^㉓。葛蘭西反對「科學的社會主義」，恢復了馬克思主義中「人」的主體性，因此人文馬克思主義者與傾向民主趨勢的共產主義者欣然接受葛蘭西。

科拉克夫斯基對於葛蘭西的瞭解以及論述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衝突，有深刻的體悟。葛蘭西的理論對科拉克夫斯基所形成的人文馬克思主義，起了一定的作用，並且幫助科拉克夫斯基拒絕列寧主義。筆者認為科拉克夫斯基論點最大的缺陷在於他雖然指出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衝突，而且點出葛蘭西對這個衝突是不自覺的；但是他並沒有充分解釋為什麼葛蘭西對列寧不能自覺到他們之間的衝突。這是筆者在結論中要補充說明的。

四、麥克雷蘭論「葛蘭西與列寧主義」

美國肯特 (Kent) 大學教授麥克雷蘭 (D. McLellan) 是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著作等身^㉔，而且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他的名著「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after Marx) 第十四章專論葛蘭西。雖然

註^㉔ *Ibid.* pp. 244-247.

註^㉕ *Ibid.* pp. 251-252.

註^㉖ *Ibid.* p. 220.

註^㉗ *Ibid.* p. 252.

註^㉘ 麥克雷蘭的重要著作有：Marx Before Marxism;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Karl Marx; Marxism After Marx.

他並沒有如陶里亞蒂與科拉克夫斯基那樣對「葛蘭西與列寧主義」提出有系統的見解，但是在他對葛蘭西的評介中，我們可以整理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1. 麥克雷蘭開宗名義的指出葛蘭西屬於許多關心（工廠）會議運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相信革命運動必須從工人羣衆中的日常生活開始。葛蘭西反對第二國際的定命論的馬克思主義，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與創造性^①。筆者以為麥克雷蘭指出葛蘭西與（工廠）會議運動者潘年寇克（A. Pannekoek）的關係是深具慧眼，他並不強調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關係。

2. 麥克雷蘭認為葛蘭西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杜林工廠會議運動的藍圖，似乎是蘇聯蘇維埃理想化的藍圖。俄國一九一七年「兩重政權」給葛蘭西深刻的印象，使葛蘭西吸收了蘇維埃制度；但是葛蘭西強調技術在生產中的重要性，以及他把工廠會議視為政治與經濟自治的機構，這些理想使得葛蘭西遠超過蘇聯的蘇維埃模式。杜林工廠會議運動的失敗，以及蘇維埃在蘇聯政治力量的下降，使得葛蘭西強調「黨」是工廠會議運動的補充^②。

3. 麥克雷蘭指出建黨後葛蘭西對黨與革命的概念與列寧主義不同。葛蘭西強調黨員的道德修養，列寧則比葛蘭西更注重政治策略以獲取政權，在列寧說來，策略就是道德。葛蘭西並沒有像列寧在「怎麼辦」中強調黨從外面灌輸階級意識給無產階級，也反對盧森堡的自發論，他在黨與羣衆關係的問題上所採的立場，介於列寧與盧森堡之間，可說是一種「中庸之道」。但是最能具體表現葛蘭西與列寧主義不同的是前者的「獄中札記」，特別是他的知識份子論與統治權的概念^③。

4. 麥克雷蘭對葛蘭西下的結論是：除了俄國革命之外，葛蘭西是最近五十年最有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的貢獻跨越了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十年中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他與潘年寇克等會議共產主義者有相類似的論調，但他却在第三國際中積極活動。他直接的從馬克思的著作而較少從列寧的著作中來建立他有系統的統治權理論、知識份子以及基礎與上層建築有機的統一^④。

麥克雷蘭以平實的學者口吻，論述葛蘭西思想。他指出葛蘭西把馬克思主義與德國古典哲學聯接，並且受潘年寇克會議共產主義者的影響發展出杜林工廠會議運動。簡言之，他與列寧主義並無深刻的關聯。

五、結語

以上筆者簡要的評介了三位代表性人物對「葛蘭西與列寧主義」此一問題的觀點。陶里亞蒂代表意共黨方的原始模型，科拉

① 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175.

② *Ibid.*, pp. 175-179.

③ *Ibid.*, pp. 179-180.

④ *Ibid.*, p. 193.

克夫斯基代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偏見，麥克雷蘭代表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此外意共的理論家並不完全贊同陶里亞蒂的觀點，西方馬克思者也曾批評科拉克夫斯基的偏見，學者們更曾提出不同角度的研究^②。最後簡述筆者對此問題的觀點。

筆者同意陶里亞蒂的觀點：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關係不僅要從理論上去檢證，更重要的必須從實際的政治鬭爭上去檢證。筆者也同意陶里亞蒂對葛蘭西的批評：葛蘭西的理論缺乏實踐的經驗^③。陶里亞蒂論證不周全的地方也就在於：如何以缺乏實踐經驗的葛蘭西理論，在實際政治鬭爭上去聯接列寧主義。筆者同意科拉克夫斯基所指出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理論上相互衝突的地方，更欣賞科拉克夫斯基點出葛蘭西對於他與列寧主義的衝突是不自覺的。但是科拉克夫斯基並沒有充分解釋為什麼葛蘭西不能自覺到他與列寧主義的衝突。

筆者認為列寧與葛蘭西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具有馬克思哲學中最有力量的特質，即渴望行動。他們都努力把哲學與現實在行動中統一，完成世界的改變。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境界上，列寧與葛蘭西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列寧提出一套在俄國革命的具體方略，葛蘭西提出一套在意大利革命的具體方略。葛蘭西的革命敗給莫索里尼，列寧的革命演變成史達林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判決，葛蘭西與列寧都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先進的列寧對於葛蘭西是具有示範作用的。列寧是馬克思哲學實踐的典型，他具體的呈現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與實際。雖然葛蘭西的革命理論與列寧的革命理論有衝突，但是在列寧所發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人格的光芒下，葛蘭西只被這種革命人格所吸引而不能自覺他們之間的衝突。然而葛蘭西與列寧的革命，都不算成功，其道理何在？

葛蘭西與列寧都師承馬克思而把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無產階級的身上，他們也都能夠在無產階級身上掌握到力量。但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如何表現出來？「理論掌握羣衆，就發揮出物質般的力量」，在馬克思這句名言上，葛蘭西與列寧做了不同方向的發展。列寧不認為每個無產階級都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來促成理論掌握羣衆。葛蘭西則認為每個無產階級都是知識份子，但是如何使每個無產階級成為哲學家，他失敗了。失敗於不能為無產階級建立成功的政治組織與統治權。誠如牛津大學教授米利班(P. Miliband)所指出：列寧與葛蘭西在處理黨與階級的統一，都是未成功、不圓滿的^④。經過列寧與葛蘭西的經驗，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痛苦的反省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與哲學的關係究竟如何？無

註② See. P.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7); Chantal Mouffe ed., *Gramsci & Marxist Theory*, (London: R.K.P., 1979).

註③ P. Taglianti "Gramsci and Leninism" ed. by. D. Sassoon *op. cit.*, p. 202.

註④ P.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1977), pp. 138-148.

產階級與黨的關係如何處理？無產階級能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嗎？這些問題困擾著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造成形形色色的分裂陣營。

「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討論尙未結束，在爭論中，我們認爲葛蘭西與列寧都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爲社會主義革命奉獻了一生，但是他們都不能爲僵死的馬克思主義打開一條出路。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Issues & Studies 英文月刊

「問題與研究」英文月刊 (ISSUES & STUDIES)，是一份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及牽涉到的世界情勢的刊物，由本中心編輯出版，現已發行至第十六卷。（內容與中文版不同）。

爲使讀者從各種角度瞭解中共，該刊每期均登載：當前局勢評論、論文、原始文件、人物介紹及中國大陸大事記等。二十開本，每月下旬出版，歡迎訂閱。

售價：每冊——新台幣五十元。
美金一元五角。

訂閱：全年份——國內：新台幣五四〇元

國外：航空：美金二十四元
平寄：美金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